

长篇小说

党校同学

◎ 杨少衡 著

咱们有些官员很会经营自己的一块地盘。问题是你经营它干什么？这个最重要。如今做事不能没有团队，团队的主流应当是做事，做正确的事，为老百姓多办实事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大家结个帮伙营私舞弊，为所欲为，最终只会自取毁灭。

终只会自取毁灭。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党校同学

杨少衡◎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党校同学/杨少衡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-7-5404-4302-3

I 党... II. 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13618号

党校同学

杨少衡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龚湘海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mm 1/16

印张: 17.25

字数: 200,000

印数: 1-3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4302-3

定价: 29.8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目录

001 第一章

- 001 1. 林文祺好一会儿不说话。末了发话道，今天晚上他不会睡觉，就在这里等待蔡波的消息。如果能有眉目，那么大家都好。要是真出了问题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他这边必须立刻向省里报告……
- 011 2. 涉及蔡波和唐美芳的这封信是摘要件，期限很短，限定一个月内反馈。拿到叶家福手中时，离期限只余十天。蔡波是道林区区长，为本市一方诸侯，重要基层领导，对这类官员的情况进行了解，事前得报市主要领导知晓，需要费点时间……
- 022 3. 他让康良才不必太紧张。林部委追查这只旅行袋的下落，很正常。这是一种督办方式，目的在于催促尽快把旅行袋找回来。人家那么大的领导，那么有经验，哪里会上蹩脚编剧的当……
- 032 4. 叶家福还是坚持，他认为该信访件这么办才算完整。赵市长批示让他们办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他们只管这个，其他事情不归他们管……
- 012 5. 整个夜间，在追踪嫌犯的过程中，蔡区长也在不断遭受追踪。有电话接连打来，短信隔会儿一条，隔会儿一条，让蔡区长的手机很吃不消……
- 017 6. 王平东匆匆离开。叶家福立刻拿电话，挂赵荣昌办公室。电话铃响了几声，没人接。他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

挂钟，已经是下午五点二十五分……

- 060 7. 旅行袋立刻被送进迎宾山庄。经当事人确认，果然就是失窃的旅行袋。警方技术人员仔细检查该袋，确认未遭损坏，没有装填爆炸物，袋上各保险装置及密码锁均正常，没有任何撬动痕迹，也没有任何可疑指纹……

063 第二章

- 063 8. 他没跟赵荣昌多说，赵的话却多。赵荣昌说叶家福与蔡波同宿舍，年纪比蔡波大几岁，阅历更为丰富，更明事理，帮助说服自己的同学舍友是应当的，这也涉及整个团队……

- 078 9. 蔡波把叶家福送到医院，自己带司机匆匆离去。赵荣昌的花篮和信封留给叶家福，信封里装着五千元钱，是赵荣昌自己先掏的……

- 093 10. 赵荣昌被两个陌生人押着穿过走廊，走下楼梯。叶家福带着赵荣昌的儿子尾随不舍，一起走到楼下。楼外空地上停着一辆轿车，车上有司机候着，前排还有另一个人。两个陌生人推赵荣昌上车，一左一右跟他一起挤在后排……

- 108 11. 当天气氛温暖祥和，会场里聚集了千余官员，囊括了全市各方面重要人物。专程前来的一位省领导给大家

介绍了本市的新任市长人选，他就是赵荣昌……

121 第三章

- 121 12. 蔡波说他是区长，他知道怎么办，说话算话。他刚从省城赶到，会留在这里跟大家商量。现在别挡道，赶紧让医生去处理，没准老汉还有救，没死的也别让死了……
- 134 13. 叶家福立刻拍了一下脑门。他从桌上文件夹里找出那份呈报件，山重水库发现女尸的信息果然列在该报件第三条上……
- 147 14. 原来叶家福有来头，是奉领导之命前来追问。蔡波和丁秀明走后，赵荣昌让秘书打电话要叶家福去汇报工作，汇报中问及昨天村民上访事件的处置过程。赵荣昌对蔡波最近状况不满意，要叶家福提醒蔡波，让蔡波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……
- 160 15. 叶家福好半天什么都做不了。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仔细回想刚才与施雄杰交谈的全部过程，忆及林家出殡那天施雄杰的反常举动，以及后来一而再再而三的电话骚扰，感觉非常沉重……
- 177 16. 赵荣昌告诉叶家福，蔡波如此身份，他的事情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，要联系全市大局来考虑处置。省里

目前又在开始着手研究本市班子，上一次已经出过考核不顺的波折，这个时候不能再出大问题……

181 第四章

- 181 17. 赵荣昌不知道蔡波伤得这么厉害。那几天他们没见过面，蔡波跟以往一样，不时给他打电话报告工作进展，未显异常，所以赵荣昌没多留意，一看蔡波那般跳着走不觉吃惊……
- 201 18. 两位官员说，现在他们是奉命复核，在上一次考核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了解蔡波的相关情况。有群众来信反映蔡波曾试图隐瞒旅行袋失窃，所以他们想了解……
- 220 19. 赵荣昌不听了，起身就走。蔡波在后边追，问赵书记有什么重要指示。赵荣昌让蔡波继续开会，不必那么礼貌客气。他没什么重要指示，就是看看……
- 243 20. 叶家福意识到出事了。有人假冒请柬，私信公开，以此发难。叶家福看了看信封，请柬是寄到市宾馆，收信人为市人代会道林区代表团某某代表。叶家福心知不好……



第一章

1

蔡波赶到迎宾山庄时看了一眼手表：午夜两点零五分。迎宾山庄悄没声息，这种时候别说人，鬼都跑去睡了。

但是最靠水边的两幢别墅还有灯，楼上楼下一片通明。

这一片别墅区位于湖边。湖呈月牙形，名字就叫“月湖”。月湖四周绿树环绕，绿树旁射灯耀眼。灯光投在湖面上，湖水轻摇，闪着寒光。除湖畔两幢别墅外，其他小楼座座黑暗，窗子里边没一盏灯光，只有楼角壁灯与别墅间的路灯相接，连成一线照亮空无一人的林荫道。

蔡波吩咐：“轻点声。”

轿车悄悄滑向亮灯的别墅。

林文祺在房间里等候。两人握手时，蔡波感觉到他的手心很潮，动作有点抖。他脸色也不对，瘦削狭长的脸面白中带青，堆着层层焦虑。

“林部委身体不舒服？”

林文祺说身体没事。

“那，那是？”

林文祺指着门。蔡波会意，即走过去把门关上。

林文祺说这里出了件事情。

“你也报告，给市里。”他说。

蔡波说现在先不说那个。事情交给他，他来处理，保证以最快的速度。

“我办事，您放心。”蔡波说，“林部委尽管先睡一会儿。”

林文祺又恼了，脸一沉说：“睡什么睡，不知道事比天大吗！”

蔡波匆匆离开。

他上了停在楼下大门口的轿车，轿车驶向月湖的另一侧，那边有一幢三层楼房，是迎宾山庄的综合楼，山庄的服务总台设在一楼，二楼是总经理及各部门办公场所，三楼是会场和活动室。综合楼再往前就是迎宾山庄的大门，大门外的公路上，有大卡车在路灯下驶过，轰隆轰隆的行驶声响在静夜里特别刺耳。

迎宾山庄总经理康良才领着几个部下站在综合楼门口。他们也是刚刚到达，蔡波的车一停，他们便围了过来。

“区长，蔡区长，”康良才报告，“人都到了！”

蔡波是道林区区长，迎宾山庄归道林区所辖。近半小时前蔡波接到林文祺告急电话，从家里往这边奔时，已经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一起意外，需要动用一些人紧急参与处置。当时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唯恐弄得到处惊动反而不好，他没有召唤其他各路豪杰，只给康良才先打个电话，让他与单位几个头头赶到迎宾山庄待命。哪里出事先找哪方土地，这是通常规则。今晚有事，林文祺不找别个，首先揪住蔡波，因为除了区委书记，蔡波是这一方的最大土地，此刻找区委书记有些不宜，当然揪住蔡波。蔡波照此办理，一把先揪住迎宾山庄小土地康良才，与林文祺如出一辙。接到蔡波电话后，康良才心知不好，不敢怠慢，匆匆起床叫人，迅速赶到。待蔡波从林文祺那里出来，宾馆几个头头已全数到齐。

这时蔡波听到了哭声。是个女子的哭声，细细的，很顽强，很压抑，很哀怨，断断续续，起起落落，从楼上某个角落挤出来，飘散出去，盘旋回荡在迎宾山庄静谧安详的园林湖水建筑间。

“呜呜，呜呜……”

蔡波问：“是小江吗？”

一位值班副总回答说：“是江科长，江主任。在二楼客房。”

“闹到这个时候？”

副总说现在好些了。开始时吓人极了，不是哭，是喊，大声笑，咯咯咯，还唱歌，一支接一支，开演唱会似的。

“你们这些人好像很优秀，”蔡波生气道，“就不会想点办法？”

副总发窘，说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小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门后的防盗链穿紧，外边根本进不去。所以只好听任她胡闹。还好这边离别墅远，声音传不到那里。

蔡波顾不得跟康良才他们说事，先爬上楼梯。哭声传自楼梯旁的一个房间，果然是房门紧闭。蔡波用力打门。不打还好，这么一打，里边哇的一下，哭得更来劲。哭中还喊：

“走开！滚！”

蔡波说：“小江，是我。”

“我不管！”

“我是蔡波！”

里边一下子安静了。

“不许闹，听到没有？”蔡波说，“再闹处分你。”

里边人哇一声又哭了起来，音量却明显低落。

蔡波把手一招，吩咐康良才安排人守在门口，里边不闹算了，再闹的话就敲门，吓唬，就说蔡区长在这里呢。

“这么折腾，让客人听到像什么话。”蔡波说。

然后才办正事。蔡波让所有人回避，原地待命，他把康良才叫进总经理办公室，关起门紧急商谈。

二十分钟后，他在总经理室给林文祺的房间挂电话。铃声刚起，林文祺立接。果然如其所言，当晚他彻夜不眠，守在电话机前等候消息。

蔡波告诉林文祺，情况比较复杂，可能真是出了一起意外。

林文祺不管其他，单刀直入只问一件事：“旅行袋现在在哪里？”

蔡波说目前还不能确定。怀疑它可能走远了，在哈尔滨。

“开玩笑！”

蔡波笑，说哪敢开玩笑。林部委急，他蔡波更着急。眼下别说哈尔滨，即使是在莫斯科，他都恨不得立刻插了翅膀赶过去。

“到底怎么搞的？”

蔡波解释情况。他说，刚才与迎宾山庄管理人员紧急分析中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：丢失东西的房间是调整过的。上午林部委一行入住时，小吴原安排在一楼朝北房间。客人入住前服务员曾报告，发现二楼朝南房间的马桶有些漏水，对冲洗略有影响，不太严重。值班经理担心给客人造成不便，一边安排人检查马桶，更换配件，一边先把客人安顿在一楼客房。中午维修员报告说二楼马桶已经修好，恰客人吃完午饭回到房间，值班经理安排服务员帮着搬东西，把客人调上楼去。二楼朝南房间比下面的宽敞明亮，条件更好。客人到来前，区里曾再三交代要提供最优服务，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想服务好，包括提供最好的房间。不料可能就在这个环节上有所疏忽，搬房间时漏了那个旅行袋，没拿到楼上。当天下午服务员整理楼下房间时发现了旅行袋，把它拎出来放在服务台里，因为曾有过交代，客人情况比较特殊，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房间，当时客人外出到市里开会，不在房间里，服务员就没把旅行袋往楼上放。黄昏时服务员发现旅行袋不见了，以为是客人返回时看到了，自行拎走，当时没有在意。直到这个时候追查，才想起来。

林文祺又急了：“旅行袋呢？到底在谁手里？”

可能确实是飞到哈尔滨去了。这里边出了个意外，完全是巧合：迎宾山庄营销部主任到哈尔滨参加一个业务会议，花圃师傅听说了，请该主任带一点东西给他女儿，他女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。因为恰逢星期天，花圃师傅轮休没到山庄，他托客房服务员小贾把一袋东西带到山庄交主任。小贾给主任打了电话，说东西在她这边。恰主任手头有事要处理，就让小贾先放着，他走之前再过来取。由于时间很紧，走得匆忙，主任急于上机场，离开前让

送行的车拐过来，一看服务台里的旅行袋，误以为就这东西，拎了走人，也没跟小贾打个招呼。于是阴差阳错。

“现在他们正在跟哈尔滨联系核实。”蔡波说，“目前联系不上。飞机因为气候原因起飞晚了，眼下旅行袋和人可能都还在天上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蔡波说可能性很大。他们一定用最快速度找到人，搞清楚，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把旅行袋弄回来。因为事情凑巧得离奇，这旅行袋一个筋斗没有十万八千里，也飞得够远的，估计最快也得两三天时间才可望把东西弄回来。

“怎么会那么久！”

蔡波赔笑，说林部委发话吧，他坚决执行。这里与哈尔滨不是每天都有航班，这个问题也没关系，只要需要，倾本区所有，包一架飞机飞回来他都愿意，问题是办手续也得花时间。

“我尽量想办法。”他说，“林部委放心，东西回来之前，我保证盯住。您大领导重任在肩，不休息好怎么行呢，赶紧先睡吧。”

林文祺沉吟。好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有新情况立刻告诉我，不管什么时间。”

蔡波说没问题，事情交给他。

放下电话，蔡波喘了口气，眼睛盯住办公桌对面的康良才。康总经理在发抖，脸色一片死白，有如刚才发现丢失物品的林文祺。

蔡波发怒道：“你给我咬住！”

“是是是是。”

哪里咬得住，话音哆嗦，这时候已经说不成话了。

十五分钟后，一辆接一辆车接踵而至，静悄悄进入迎宾山庄。

是警察。刑侦技侦人员一起赶到，领头的是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平东。深更半夜紧急召唤，十万火急，匆促赶到，有的干警倦困满脸，哈欠不绝，似乎还没睡醒。有的还嘟着个嘴略表不满：怎么回事？星期天刚过，星期一的太阳还在海里，这种时候把人喊来，夜半见鬼啊？

蔡波指着自已的脸让大家仔细看：认出来了么？这是个什么鬼啊？

于是都醒了。不是鬼，是蔡区长亲自坐镇。

迎宾山庄三楼活动室被迅速布置为办案指挥部。蔡波简要说明了情况，要求连夜行动，不动声色，要用最快的速度办案，拿出最好的结果。

“限定四十八小时，两天时间。”他说，“底线给你们了。”

王平东很忧虑，说这案子看起来挺麻烦。他们尽量努力。

蔡波摇头，说不是尽量努力，是一定要办下来。现在必须立军令状。情况非常严重，责任比天还大。这件事办不好，王平东不要当局长了，他也一样，区长不要当了，肯定得另请高明，谁也免不了。

“咱们两顶帽子不想要，算起来还是小事。”他说，“哪怕弄出一场地震，火山海啸，硬着头皮我也行。但是我就是我吗？孤家寡人，当朝一个？没那么简单。从此没脸见领导了，连自己都对不起。怎么办？迎宾山庄这里有一个湖，王平东咱们带头往里跳吗？”

王平东说区长讲得这么重，他知道情况非同一般，绝对会全力以赴。蔡波还是那句话，他不要王平东全力以赴，只要王平东完成任务。

“整个过程还要严格保密。除了现场办案的这些人知道，一律不再扩散。任何人走漏一丝消息，严查，狠处。”

王平东说是不是得给区委丁书记报告一下。

蔡波说不必了。丁书记上午的飞机，一早就得动身。等回来后，这边事情也办清楚了，那时再报告不会有问题。

王平东说他可能得给市公安局领导说一说。

“上边的事情你不必考虑，该怎么办我来。”蔡波说，“这两天你们纹丝不露，不得有任何走漏。案办清楚之后，我负责向你们市局解释。”

“这里怎么展开呢？”

蔡波说这就看局长和干警们的水平了。不要让里边沸沸扬扬，不要让客人察觉异常。该侦查的要侦查，该取证的要取证，包括失窃房间的内外探查，必须做得一无痕迹，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惊动。

“大家辛苦两天，打个漂亮仗。”蔡波说，“到时候为大家请大功，摆酒。”

王平东摘下他的大盖帽，叹气说蔡区长的酒不好喝。还没动手，他这身虎皮已经湿了一大半。

王平东着装整齐，这么晚紧急行动，没忘了穿警服，他所谓的虎皮指的就这打扮。这人身子胖，格外会出汗，此刻已经汗津津一头。

然后开始行动。

这么晚了，蔡波召集这么多人如临大敌一起上，干什么呢？紧急任务，就是找回那只旅行袋。这就奇怪了。十几分钟前蔡波亲自给林文祺打电话，言之凿凿，报称旅行袋有了，可能正飞往哈尔滨去，怎么一回头又叫来一堆警察，躲在迎宾山庄里紧急办案？原来他是虚晃一枪。康良才总经理干吗要发抖？因为他害怕，蔡波虚晃的这一枪一旦造成麻烦，到时候他难逃干系。

蔡波说明的迎宾山庄情况属实，却没讲真话。迎宾山庄确有一营销部主任于当天下午去机场，搭乘晚间航班前往哈尔滨，宾馆花圃师傅的女儿确实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，女孩的父亲花圃师傅确实于当天请人把一只旅行袋拎到迎宾山庄，委托该主任带给自己的女儿。但是这件事各环节一切正常，并无意外枝节发生，除了时间上的巧合，与一只失窃的旅行袋没有一点关系。蔡波在询问情况时听到了这么一个坐着飞机前往哈尔滨的旅行袋，突发奇想，决定将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合成为一个离奇故事。这么编排出于无奈，纯属需要。

他说：“康良才你厉害啊，放贼进来烧个火炉，请蔡区长坐上去烤。”

此刻有一只旅行袋失踪于迎宾山庄别墅楼，蔡波已下令王平东率警察赶来破案。丢失的旅行袋无疑非常重要，所以才会让林文祺那般着急。确定重要东西失窃后，除赶紧着手破案外，林文祺和蔡波都有一项责任，就是必须立刻向各自上级报告。一个人家里丢了东西，哪怕丢的是金山银山，他可以选择向警察报案，也可以选择不报案，就像报载某位腐败官员家中意外遭贼一般。公务活动中的重要物品丢失有所不同，当事者必得报告，否则就是灾难性后果。不该丢的东西丢了，已经是一大失职，丢了还隐瞒不报，那就更其严重，失职加上渎职，足以让当事者吃不了兜着走。旅行袋失窃案的当事者是小吴，

他的直接领导是林文祺，他们没有其他选择，必须立刻报告。一旦报告则必然惊动上级，引发一连串后果，可能会产生连锁影响。

但是如果是另一种情况，如果这只旅行袋不是失窃，而是因某个意外被错拿，哪怕它眨眼间被错拿到哈尔滨那么远的地方，只要确切得知，有望迅速找回，那就是另一种性质，可以不必匆忙报告，引发无谓震动，只需督促赶紧把东西找回来就行了。蔡波的哈尔滨故事就出于这种考虑，它提供了一个暂不惊动上级的有效理由，可以因此把事件的影响先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，争取一段悄悄处置案件的时间。这段时间不可能太长，但是只要在还能允许的时间里设法破案，找到旅行袋，完璧归赵，到时候所谓的哈尔滨故事就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，谁也不会去太多计较。

问题是还有另一种可能：万一未能如愿，想尽所有办法，旅行袋到底没有找到，上级终于惊动，蔡区长怎么解释他的故事？他还可推托，说他们分析了手头掌握的情况和迹象，怀疑旅行袋可能去了哈尔滨。也不是最终认定，毕竟任何可能都不能轻易排除。他们并没有只存侥幸，在抓紧往哈尔滨追查的同时，他们也迅速调集力量办案侦查，齐头并进以防万一。

这样的解释也许说得过去，也许不行。不管行还是不行，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有什么说法，这样一来，未及时上报旅行袋失窃的责任尽在蔡波身上，显然这有风险。他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吗？物品失窃在他辖下地盘，赶紧报告，他可能得为本区治安状况做检讨，要受批评，却也不可能太重。毕竟东西不是他丢的，更不是他偷的，直接责任不多。但是如果自作主张，揽下责任，拖延报告，案子办成则罢，办不成的话，他面临的追究可能会严重得多。其中利害他很清楚。像他自己形容的：火炉在熊熊燃烧。

康良才说：“蔡区长咱们怎么办？”

蔡波看着楼下倒映在月湖上的灯光，最终下了决心。

“坐火炉。”他说，“烤火。”

“会，会不会……”

蔡波说了句笑话：“烤火就烤火吧。我不上火炉，谁上火炉。”

于是旅行袋奔哈尔滨而去。

事实上，现在不止是蔡波需要一个说法，林文祺也同样需要。旅行袋飞到天上的说法，无论蔡波编织得如何煞有介事，天衣无缝，听起来还是显得过于离奇，像是某个关于煮熟的鸭子在天上飞的相声段子。这故事显然含有破绽，不甚合理：如果旅行袋是那般重要，小吴从楼下搬到楼上时，不可能不死死盯住，哪里会把它遗漏在某个壁柜里？林文祺没发现这一离奇故事里的破绽吗？也许真没发现，也可能他非常清楚，但是不予戳穿，因为他也需要一个说法。他跟蔡波的考虑此刻是一致的，东西最好在还能允许的时间里找到并完好无损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不惊动上级，避免出现复杂局面。

现在就看王平东和他的干警了。

蔡波严令不得走漏消息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把消息彻底封锁。布置完各紧急事项，他立刻关上门，在迎宾山庄给赵荣昌打了电话，单独汇报，在第一时间率先把消息走漏出去。这时已近凌晨，绝对不是打电话的合适时候。但是蔡波没有犹豫，直接打到赵荣昌的家里。赵荣昌是在床上接的电话。

“是我，市长。”蔡波说，“这件急事要赶紧向你报告。”

赵荣昌一声不吭，听蔡波把事情说完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他说。

蔡波说他很痛心。自己人没把自己事做好，简直该死。他深知事情轻重，绝不愧对赵市长信任，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，尽快解决问题。

“市长有什么指示？”他问。

赵荣昌把电话挂了。

2

举报信提到了一个唐美芳。信中说唐美芳是个三陪女，暗娼，与道林区区长蔡波结识于歌厅，后长期供蔡波嫖宿。今年三月十九日晚，唐美芳于道林区东升酒楼卖淫，被警察捕获。唐美芳在派出所当众给蔡波打电话，隔天就被蔡波弄了出去。该三陪女自恃后有靠山，十分张扬，衣着华丽，口出狂言，说蔡老板那个东西很大，别人弄不下来，只有她搞得定。

叶家福仔细琢磨：真的有这个唐美芳吗？她什么样的，广福牛肉店酒桌上那个黄毛，或者是道山路边那个他妈的？

有一次省里来了客人，叶家福去广福牛肉店陪客吃晚餐。广福牛肉店不像宾馆里总是千篇一律那一套，其小吃颇有名，店址在城南，店面不大，很兴旺，牛肉面做得好，牛肉丸牛草肚什么的也都极具特色，且物美价廉。广福最拿手的品种叫做“五号菜”，菜名比较含蓄，直率点介绍那就是牛鞭，即雄性牛的那条生殖器。将该物品一根根剥皮刮净，一段一段快刀切好，下点药，慢火细炖，直至香气扑鼻，让小姐端上桌请君品尝，这就五号菜。为什么管它叫五号，不是四号或者六号，这个不清楚，说法很多，真假莫辨，反正吃了就是。本地有说法叫吃什么补什么，牛鞭这东西号称壮阳，很上火，叶家福对付不了，但是陪客需要，偶尔也得指指点点，请客人壮阳。

那天很凑巧，蔡波也在广福，恰在叶家福他们隔壁包厢。叶家福席间出门上洗手间时，被蔡波从后边拍了一巴掌，于是握手，彼此幸会于牛肉店。叶家福问蔡波陪什么客人。蔡波说今天不陪客，到这里拆迁。叶家福一听这